

迷

朱

質

疑

逆朱質疑卷之十一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記朱子紹興已丑辭免召命

朱子自釋褐後主同安簿歸奉祠家居高宗紹興已丑用輔臣薦召詣行在不赴行狀謂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是固然矣然細味朱子荅黃樞密祖舜書及送胡籍溪先生詩

其用意深微似尙不止於是也高宗自南渡後偏安不振猶曰始誤於汪黃繼誤於秦檜耳迨檜死於紹興乙亥高宗旣深悉其奸矣乃其偏安不振之念曾未嘗少異於平昔觀其聞孫道

夫南侵之言則貶知綿州聞進士梁勛舉兵之言則竄於遼州聞張魏公數年之後必求釁用兵之言則安置永州聞王綸恭順之言則擢同知樞密院事是高宗始終無中原之志也其時元臣宿將無如張魏公劉武穆二人雖以胡憲魏良臣陳俊卿之薦而終不能釋然於積毀之傷付之以廟閫之重任而沈該万俟卨魏道弼湯思退主綸諸人更進迭用是高宗始終之不能用賢也後采石之捷實因完顏亮之內亂而僥倖成功耳非真下詔親征及諸將相之力也同時胡籍溪先生亦以正字召將行朱子送之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鷲

崔恕渾閒事只恐先生衰手歸深惜籍溪先生之赴召而已不赴之意悠然可會於言外矣

書紹興壬午封事隆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朱子一生學問以讀書窮理爲入道之門謹守大學格致誠正次第自少至老無異壬午癸未朱子年纔三十三四歲首發明大學格致之訓以勗孝宗然則謂朱子四十以前捐書絕學與龐陸合者妄也後來作學庸章句序極力發揮皆不外封劄首章之義入對時延平尙存

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十一月六日入對尙未聞延平之訃大學

或問以延平格致之說非呂謝游楊所能及故奏劄之末復申

明之去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天顏咫尺，敢自昧其庸原乎。

年譜

載朱子垂拱之對用李先生三綱不立義利不分之說。是第二割第三割所云不知第一割即用李先生之說。至於中庸序之意以格致屬惟精以誠正屬惟一。封事以格物致知屬精一正心誠意屬執中者則前此未定之說也。

朱子第二割諄諄以勵志爲說是探本窮源之論。蓋事莫大於立志。卽以爲學而論。必斷然見聖人之必可爲。而有舍此皆不屑爲之志。然後艱苦刻厲。可徐圖格致誠正之功。又如世之忠臣烈士。必斷然見君父之不可負。而有就鼎鑊甘刀鋸之志。然後可以直言極諫。致命遂志以成其仁。況圖復中原。苟非廟堂

君相協力同心，念念存臥薪之危，時時有嘗膽之苦，不爲一切
旁議所阻，不以一豪他務見奪，晨興夜寐，孜孜講求者，無非實
倉廩儲邊備，選將帥，勵士卒，親君子，遠小人之念，何以能號召
忠義而銳然中興乎？南渡諸臣言恢復者甚多，未有如朱子之
深切著明者也。

書統熙庚子封事後

庚子封事雖有恤民正君心二條，而其實祇抑佞倖一意。佞倖
抑則民困蘇，然佞倖之所以抑，則存乎君心之正耳。斯時龍大
淵已死，曾覲主扞張說，甘昇陳源輩，裏裏爲奸，葉衡自小官十

年至宰相徐本中。小使以至浙西提刑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封事中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藉承望其風旨也。劉度金安節。周必大。張燾。龔茂良。魏掞之等。俱以諫阻。遭黜。錢端禮。姚愈。主曦。徐彥通。甄士昌。李庚等。俱以附和擢用。封事中所謂所喜則擢。置清顯。所惡則公肆擠排。是也。若夫虞允文之和同。梁克家之調護。則封事中所謂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也。至所謂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則似指首揆趙雄言之。

傳時拆與會觀甘昇相結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
雄詢其人雄憚拆等乃令晉臣捨拆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
晉臣竟外補且不獨趙也時雄爲丞相周必大參知政事會觀之加
少保醴泉觀使也制詞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實出必大之手
士論惜之是必大晚節亦不免媿嬰封事所謂今宰相師傅盡
失其職并趙文定周文忠二人皆在其內矣乃孝宗雖大怒而
終信文定文忠之調護卒以無事然則乾純間之君德相度豈
末世之所能及哉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浙東之除宰相王淮之薦也淮初相問先務於楊誠齋萬里誠

齋以舉人才爲先。因疏六十八人以示之。而朱子爲之首。其實淮之知朱子亦不自誠齋始也。先是乾道戊子。崇安大飢。朱子請粟於府。以貸鄉人。淮以直敷文閣。知建陽府事。命卽以此粟畱里中。次年己丑。復允朱子之請。貸之於民。南康之除。候命鈴山。淮時已除樞密使。有書促行。荅書見文集是淮知朱子不爲不深。

辛丑秋。浙東大旱。淮適爲右丞相。淮卽浙東婺州金華人。遂首薦朱子以振鄉井之災。有三善焉。能聽善言一也。薦舉大賢二也。救恤桑梓三也。奈何以袒護嫻親之故。遂嗾陳賈鄭丙輩力攻道學。其惡亦有三焉。薦賢不終一也。庇嫻虐民二也。毒流士

林三也。嗚呼！如王季海者，不可以爲戒乎。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第一第二兩劄，仍然庚子封事之意。但庚子所謂正心術以大紀綱者，猶專就理言之。此則直攻其句腹中癥瘕之所鋼藏也。蓋孝宗本非昏庸之主，其待曾覲龍大淵張說諸人，不過欲以術駕馭之耳。故於諸臣之攻覲淵者，屢示薄罰，使覲淵輩益知感恩。而又懲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跋扈，恐其終不能制。故又時聽外廷之議論，以隱折之。而用陳俊卿之言，出淵爲浙東總管，覲爲福建總管。又用劉珙之言，寢召覲還之命。又欲拜張說

簽書樞密院事因張栻之言而罷。凡以控制其跋扈，以爲駕馭之術而已。至於宰輔執政，賢不賢更進迭任，其用賢者，略副海內公論之所屬望，其用不賢者，取其便熟易制。是以臨御天下二十餘年，疑大臣而大臣之賢者，不得以盡其忠，駕馭小人而小人之尤者，愈得以肆其惡。奏劄中發揮透切，無一語非忠鯁之所流露也。

書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後

本朝陸清獻公爲靈壽令，以大臣薦奉

旨行取入都，將謝事數日前，盡爲靈壽申請蠲除民累諸事。巡

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真仁人君子愛民至意。清獻蓋學朱子之學者也。朱子在南康二年。任滿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不獲見上。乃奏南康本職四事。一請特旨蠲減星子縣稅。勿拘對補之說。一請推賞諸納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一請被災之郡。無得復征舊欠。且蠲放去年倚閣夏稅。一請降敕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御書九經注疏印本諸書。以惠士子。及冬十月。奏事延和殿。猶於奏劄中切言之。其惓惓於南康也。如此。不獨南康也。漳州之經界。朱子最爲盡心。其規畫縝悉畢究。未得施行。以嗣子喪去任。宰相留

正泉人也。惑於媚姪豪猾之說，遂寢其事。後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遂以經界不行自劾。深望孝宗復能行之，其惓惓於漳州也。如此，不獨漳州也。在潭州僅三月耳。及奉詔入都，奏事行宮便殿，極言湖南歲計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撙節愛養，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又言湖南邊防全無措置，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圯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其惓惓於湖南也如此。不獨湖南也。浙東救荒之政，幾於無復遺憾，而唐仲友之虐

台民也實甚。朱子既六上章劾之，徒以時相之庇，僅奪江西新命。朱子辭免直徽猷閣奏狀，辭免江西江東提刑奏狀，俱言之不已。深恐台民之未雪其憤者，其惓惓於浙東也如此。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世郡縣諸吏視其民無關痛痒者，固不足道。卽有一二克自樹立之人，當其在任，尙知黽勉及去也，則遂忘之。視已之歷官，無異旅人之宿，傳舍然而欲民之不能忘，其可得乎？嗟乎！聞朱子之風，其亦可以興起矣。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純熙丁未七月，朱子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本傳云。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鹵刑獄公事而行狀不以屬之益公且於益公多微詞竊嘗反復攷之而知益公之果不能無疑也年譜云時上謂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遂有是命然則江鹵提點之除其原出於楊誠齋非益公薦之明矣道命錄云王丞相淮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預詹體仁爲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因疏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亦多所收擢然則益公之不能用賢亦明矣朱子既見孝宗孝宗許以清要差遣兵部郎官

並非清要差遣也。劉後村云。

見所作林
行知墓誌

林黃中爲兵部侍郎。有

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撓。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郎官以門之。果以不諧皆去。又申之曰。時臺臣胡晉卿取助朱子。而益公則相也。然則當事之云。非指益公而誰哉。蓋益公雖正人。然晚節立朝。多依違於佞倖之側。而不能振拔。兼以朱子之論奏。詆近習大臣。不遺餘力。益公似因忤怙內媿之心。不免畏忌大賢之進。觀於龍大淵曾覲之遷。知開門事。張說之再除簽書樞密院事。俱以直諫被黜。後張說曾覲互薦益公。見本傳以牢籠之。而益公再入。遂

爲會觀草詔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自是以後不聞更有骨鯁
之言矣行狀於朱子之詔依舊職名江鹵提刑也則曰時上意
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官時相竟請授以前江鹵之命仍舊
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云云於九月之
復召也則曰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
悟復召云云詞婉而曲意遠而深其不滿於益公殊甚豈無故
哉

又本年四月拜鴻慶敕後與劉子澄書云

別集

雲臺將滿方欲

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敕來乃蒙

朝廷極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開新揆卻甚以爲恩。

二月丁亥周必

大除右丞相

又七月除江鹵提刑後。與黃直卿書云。續集江鹵除命。

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

此。

原注更有小曲折甚可疑怪。

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

其說亦是。所按此二書可與行狀相參。

書純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行狀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馱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按庚子封事。賄黃云。臣比年以來。乃聞道

路之言。安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爲語忌。臣雖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是九年以前。早有此語。不待戊申入對時。始要於路而告之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朱子事君之心。百折不回。非人言所能奪。蓋猶是孟子之家法耳。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宋經制錢起於北宋宣和之末。總制錢起於南渡紹興之中。巧

立名色。征求無貳。以至於宋亡而後已。朱子在南康有乞除豁
經總制錢狀。有報經總制錢劄子。在漳州有乞蠲減漳州上供
經總制額等錢狀。有奏乞戒約州縣。安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
額錢數狀。皆就一州一軍言之。至是始痛陳其弊。乞賜罷行。且
云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
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而不言建議者爲何人。宋史陳邁傳。
邁經制七路。泊餘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
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翁彥園仿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
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若有所諱而不欲詳言者。鶴林

王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顧亭林曰。宋人

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

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增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遵之作備如此。宜其兄之哭於家廟也。

王荆公行新法。其弟安國哭於影室曰。吾家滅門矣。皆知微之君子也。遵之弟名適。見遵本傳。亦敦重名

節之士。惜其兄之名不可考。

考遵殉節中山。爲其叛將沙振所殺。一家十七

人俱遇害。宋史列之忠義。朱子奏劄不言其名。殆爲死節之臣諱之與非也。顧氏炎武曰。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

與始於亨伯。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辜於藝祖太宗。下得辜於生民。而斷腹決腹一瞋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諫而已。烏得齒於忠義哉。其論偉矣。然則朱子之不指其名。仍爲高宗之嫌名而諱之也。不然。虞允文有采石之大功。亦一時名相也。其輸歲終羨餘之數於內帑。朱子不難直斥其奸。何有於一陳亨伯哉。嗟乎。焚孟嘗之券。雖馮諼亦可稱賢。鳴尼山之鼓。雖冉有不能佯免。後世聚斂之臣。可以戒矣。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楊信齋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陸對皆陳恢復之義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網維懈弛孽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言乎斯按恢復必有恢復之資則實倉庫儲邊備是也又必有恢復之人則選將帥勵士卒是也又必中外一心不奪以讒間游移之口則親君子遠小人是也六者一不備何恢復之有今觀戊申封事所陳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簪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認爲

私財典以私人。日銷月削。以奉燕私之費。自曾懷破祖宗舊法。盡刷州縣舊欠。悉行拘催。懷以此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寃痛日深。政煩賦重。民卒流亾。則彼時內外之倉廩可知矣。屯田者。邊備之所以儲也。封事中極論當日屯田之弊。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又力不能制。是以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則彼時之邊備可知矣。名將大帥。雖無張魏。公岳武穆。劉武穆其人。然草野之中。豈竟乏忠勇誠慤。曉習韜略之彥。顧上所以求之者何如耳。封事則言當日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殖私財。以給朝廷之私人。

私人以姓名付於貴將。貴將具爲奏牘而言之。諧價輸錢。無異晚唐之債帥。其選置之方。莊刺如此。而爲軍士者。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撥拾糞壤。以度朝夕。又甚者。至使妻妾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則彼時之將帥士卒可知矣。往者淵覲說持之徒。更迭用事。勢焰薰灼。至戊申上封事時。甘昇猶存侍從之臣。或反出其門下。謂之能親君子而遠小人可乎。此朱子不急急於言恢復。而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也。語錄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旨深哉。

書已酉擬上封事後

此封事雖題曰已酉擬上實非已酉所作蓋在戊申之冬矣何以明之戊申冬十一月上封事之後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行狀云時上有倦勤之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

卽崇政殿說書之命文集有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

十六年已酉正月除秘閣

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崇福宮

遂不果上孝宗以已酉二月朔內禱倦勤之意

前一年戊申中外皆已知之

是年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

朱子於崇政殿

說書命下之後卽草此封事欲俟光宗新政上之因道學邪氣

之論發於執政知時未必可爲故辭說書之命而果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其時已甲正月光宗尙未卽位也題曰已甲因光宗已甲二月卽位之故其實封事之擬實在前一年戊申之冬行狀所敘最爲明白

行狀所言之執政不知何所指按宋史戊申畱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人皆賢者不應指道學爲邪氣惟畱公引何澹爲御史至攻道學或者不能無疑道命錄有一條云王丞相淮罷畱丞相爲次輔十六年正月

與周益公必大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

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於朝。若然則留公引用何澹之時。或不能無惑於何澹之言。指道學爲邪氣。後因沈有開之說。復引用名士。於是朱子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之除。及改知漳州。皆留公薦之人。固有先與後志趣之不同者。不必盡爲留公諱也。總之大臣立身持已。好善必堅。絕惡必嚴。行政用人之間。如青天白日。自不開後人以擬議之端。否則稍留罅隙。而物論乘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封事中修身以齊家一條。深以內外之別。嫡庶之分。溺於情欲。

牝雞司晨爲戒。其後李后果以殺黃貴妃致帝驚懼成疾。政事多決於后。又制帝不朝重華宮。以致負終天之大疚。遠便嬖以近忠直一條。曲寫小人情狀。勸帝以諸葛武侯親賢臣遠小人之言爲戒。其後帝果寵任姜特立。陳源。楊舜卿。林億年。諸人。雖宰臣臺諫攻之不能從。封事擬於未卽位之先。而弊皆立見於卽位之後。然後知聖賢之訓炳若著龜矣。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光宗本紀載紹熙四年五月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召以本官致

仕父母皆與初品官封。是光宗於臣下之孝思曲遂其情如此。何獨至於壽皇而忘之。其忘之者。特激於羣小之譏間耳。故疏中專以姦人迭爲危語。往來間諜爲言。庶幾光宗之孝思不蔽於近習。而有以勃發其初心耳。斯時在朝之臣。如趙汝愚。陳傅良。黃裳。彭龜年。輩。諷諍不遺餘力。乃疏中謂其間隙之初。開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已著。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反以激怒等語。不敢直斥乘輿。乃諉過於匡救之不善。所謂天王明聖。而臣臯當誅也。又光宗畏欲適官。皆爲李后執制不行。而延云。今變陛下之深者中宮也。

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云云。明知李后之爲崇。而反望其與嘉王大臣共成調濟之功。朱子之用心苦矣。學者察此。可以悟諫君之法。

及門婺源趙連城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惜塗夏斫心伯甫學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人主設宰輔執政臺諫侍從之臣以共理天下事凡人才之進退官方之黜陟皆公視竝聽與在朝諸臣共之苟有不當宰相可以繳還詞頭知制誥可以不草詔旨凡以示天下之大公也朱子自潭州詣闕行至饒州聞以內批逐留丞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朱子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備故朱子憂之及辛卯奏事行宮便

殿第一劄。卽云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蠶孽之萌。不得作矣。蓋懲內批之弊。而痛切言之。厥後閏月甲子。未子上祧廟議。丁卯。入對賜食。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命緬陳其說。上再三稱善。卽命於榻前撰數語。徑批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孰意他日朱子之黜去。經筵仍以內批行之哉。斯時趙忠定陳君舉劉德修樓大防鄧千里諸君子俱爭之。不能得。然後知朱子先事之慮深矣。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朱子一生學問。從讀書致知入門。中間與張宣公交。又從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已丑更定中和舊說。一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千古不易之則。自後教人不越斯旨。自潭州召還時。年已六十四矣。行宮便殿所奏第二劄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將一生辛苦得力學問。挈領提綱。一一拜獻於君父之前。蓋讀書而不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則所讀之書。鹵莽滅裂。不過記誦典故。以爲考據。

之資採掇華藻以供詞章之用其人則高視濶步佻達放曠顏氏之推所謂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至於習靜求心之士稍知爲己其人亦往往在規矩準繩之中與居敬持志相似然潛魄六經唾洩載籍欲以蹴等超登而悟性天之奧將來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又有因習靜而致病狂如傅子淵之徒并其所守之一二規矩準繩而失之然後知朱子之學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奏劄末云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所謂此雖爲帝王言之其實布衣韋帶之士無一

刻不當服膺勿失卽以爲他年嘉謨入告之先資也。又以此
劄與隆興元年垂拱殿第一劄參看則知朱子晚年論學之語
益精決。

讀乞討論喪服劄子及書奏稟後

此劄子大指欲茂陵法孝宗實行三年之喪易月以外布衣冠

視朝聽政

禮志羣臣請用素紗淡黃袍巾用緇若羅帝改用自布折上巾白布袍

一正有司繫紗

淺黃之謬而當時又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故大約且以禮律
言之後檢喪服疏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癘疾不任國政不任
喪事之間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

國於祖其服如此爲之書於奏藁之後。所按喪服期章爲君之
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節下鄭注與疏所引鄭志皆謂君之祖與
父未嘗爲君者。君爲之服斬則羣臣從服。若孝宗臨御天下
二十七年爲子若孫者皆當服斬。乃天下之通義。伯父叔父
弟及嫁於諸侯之女與內外宗之女皆當服斬。何況於孫。鄭志
云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可謂能破的矣。朱子此奏上於紹
熙五年之十月。逾月而朱子去國矣。茂陵本紀十一月辛亥詔
行孝宗三年喪制。命有司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詔中外百官
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朱子之議也。以後朝事日非。羣小猖獗。相

與排軀偽學。禮志載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茂陵欲大祥畢更服兩月。胡紘上疏言孫爲祖服已過。莽矣。議者欲更用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尙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之討論。胡紘所奏。委爲見當。四月詔依所議。胡葉蓋陰詆朱子之前奏。而使茂陵三年之服。同於朝祥而暮歌。朱子戊午荅李季章書。謂愴佞之徒。又飾

女方館長
卷之二
邪說以蔽害之。指胡紘葉翥輩言之也。

書祧廟議狀奏劄後

宋議祧廟。有謂僖祖之廟當祧。有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自北宋以至南渡。爭持不已。而主之者。皆一時大賢君子。謂僖祖之廟當祧者。北宋則孫周韓維司馬光南渡則趙汝愚樓鑰陳傅良。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者。北宋則伊川程子南宋則晦菴朱子兩大賢是也。以僖祖之廟當祧者。蘇稱博引。不過援祖有德而宗有功之文。謂僖祖竝無功德可稱。非與敷五教稷粒蒸民之比。故必正藝祖禘祭東向之位。爲百世不遷之始祖。始足

以報肇造區夏之功。其言似覈而實非也。夫禮之數易陳。而其義難知也。以其度數言之。則僖祖之功烈。不著於後世。比之殷周之俛稷。實非其倫。以其義言之。則僖祖固藝祖之高祖。僖祖以上。世數已不可知。則卽宋之始祖也。藝祖膺圖受命。首推僖祖而尊其廟號。則藝祖之孝思。可以默會。一旦遽黜而祧之。恐非善述善繼之子孫所敢出也。是以朱子議劄引中庸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

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尊之祖置之他所而
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
時乎可謂挾禮之精義矣夫論其有功德與無功德在後世之
儒者則可而在當日之子孫則不可僖祖之賢固不及后稷然
爲宋之始祖與爲周之始祖無以異也藝祖之聖固不及周之
文武然宋人默體藝祖之孝思與周人默體文武之孝思無以
異也何必無故黜一藝祖所尊之僖祖以伸藝祖之獨尊哉且
宋茂陵之時何時也中原久遭淪沒而喆窳偏安其勢岌岌不
可終日一旦而黜始祖之祀其不祥莫大乎是故朱子與趙丞

相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安議。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眾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其言之沈痛如此。惜乎以忠定之賢而不悟也。

又按三代之帝王。皆神明之胄。如俛如稷。功烈著在史策。子孫推爲始祖。而萬世不遷。後世無有異說。後世之帝王。有起自閭閻者。其先世往往不著。然未有先世之德才。足以受命永祚。而子孫能崛起爲天子。且傳至數百年之久者也。夫以能受命永祚之祖宗。天命其子孫以有天下。而有天下之子孫。輒薄其祖宗。以爲田舍之翁。何與天命一切膺圖受籙。皆我身自致之。可

乎不可乎。故宋藝祖受命之初，卽追尊四親廟，而首崇僖祖。迨八傳而至茂陵，遽謂僖祖實無功德，其廟當祧，而獨伸藝祖於祭東向之位。揆之藝祖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能一日安者。藝祖旣不能安，而茂陵之君臣安然行之，以爲能復三代之祖，有德而宗有功之典禮，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三代之祖宗，類有功德，而三代之子孫亦多賢聖。後世帝王之子孫，不必盡如周公康叔之賢，而裂土分茅，賜爵錫號，無異於三代。獨靳祖宗之祀典，以爲斷自受命之主，自受命之主以上，不得推爲始祖，而世世不遷，何其厚於燕翼，而薄於肇基乎。故僖祖以上，限於無可推。

而置之義之盡也。僖祖爲有宋之始祖。其廟斷不可祧。仁之至也。朱子此劄旣不行於當時。而後之人亦無細繹之者。及鄱陽馬氏作通攷。直以朱子之說爲不然。揆其命意。不過以王荆公曾主此議。遂力闢荆公。而因以不韙朱子。不知荆公之爲人可議。而其言之合理者。不可議也。伊川與朱子之不以荆公爲賢可知矣。至於司馬溫公。伊川之所敬。而朱子所奉爲六先生者也。趙忠定公及陳止齋。皆朱子之良友也。其不以荆公爲非。而以諸賢爲是者。乃公是公非之見。聖賢之用心。固如是耳。如鄱陽馬氏者。非所謂好而鮮知其惡。惡而鮮知其美者哉。

又明初立德懿熙仁四廟與宋立僖順翼宣四廟無異孝宗卽位憲宗將升祔禮臣謂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以下少詹事楊守陳獨以爲德祖竝無功德當祧而深以朱子宋時之爭爲非是且以爲宋祧僖祖以後終宋之世無復議者何考之失詳也按續文獻通考載嘉定四年三月臨安大火將及太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寺三日火息乃還太廟陳傅良上疏請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言祀其與慶元二年附和趙忠定樓宣獻之言自相矛盾豈見天之降災示懲而自悔其前言之失與又禮志載理宗紹定四

年九月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按明自嘉靖祫德祖以後太廟亦兩被火。然則天人之感應固不爽也。太常少卿度正復申朱子之議。請不祫僖祖。惜其言皆不見用。何得謂終宋之世遂無異議者也。

書乞修三禮劄子後

朱子義理之學。一宗濂洛。論孟精義所輯。皆濂洛諸儒之說。卽章句集註。引用該博。亦宋以後居多。惟三禮之學。必推漢儒。且尤尊北兼鄭氏。并及唐人正義。蓋義理可以從心而悟。禮制不可以鑿空而得。鄭氏一生精力。萃於三禮。唐人古書存者尙夥。足資攷證。非後人所能及。故乞修劄子。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

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均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家之說其後經傳通解一準此例而黃勉齋楊信齋兩大儒續編亦然朱子論儀禮曰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書討論喪禮奏稟後云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又嘗曰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於事事物物俱理會過又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其推尊先哲也如此今人才讀詩禮注疏一兩部便薄宋儒爲不足道甚者詆呵朱子人心猥薄若是士習安得不日壞風俗安得不日偷乎因讀乞修三禮劄子而慨歎書之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大學講義盡誠意章經一章傳六章共七章朱子進講亦七次以敘推之誠意章當是丙子晚講越二日而朱子除宮觀與講義所列每節小注與章句盡同而微有小異每章後所列之說大致本於或問而更加明暢格致闕傳荀引程子之說不列已所補傳者君父之前不敢以己之所補辱於聖經賢傳之間也誠意章作一於善而無自欺與經傳通解同然後知必自慊三字斷是朱子絕筆無疑聖經及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諸傳皆言帝王之事惟格致誠意兩章不及帝王講義解釋既畢復推

及帝王之學諄切懇摯六七百年後讀之猶令人油然而生忠愛之心焉。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朱子自十月辛丑十四日奉詔講大學而後越四日己巳講又越

五日庚戌講又越八日閏月戊午朔講又越二日庚申辛酉兩

日連講又越十五日丙子講共講七次又越二日而朱子罷經

筵除宮觀矣行狀云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

寒暑雙隻日月諸段故竝令早晚進講上從之則必在庚申辛

酉兩日連講之前自是又十五日始講甚矣帝王勤學之難也

然朱子斯時已六十四歲又病足疾乃不以逐日早晚進講爲勞拳拳乞請如此學朱子之學者其講學進德烏可一日已哉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受詔講大學又編次講章以進上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

善

見講義論格物致知闕傳

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言陛下日

用之間必求放心以爲之本是困君之所明以導之乃納約自
庸之意也朱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
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貼黃中卽引中庸此節
荀載呂氏之說且以爲臣少時讀書於此語深有省自此爲學

方有寸進。是以已之得力而勉之。乃野人獻曝之忱也。

乞進德劄子。無日月可攷。行狀云。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表。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按經筵講義。求放心之說。見於論格致闕傳下。講義聖經一章。傳六章。至誠意章而止。共七章。自辛丑詔講大學而後。凡七進講。則講闕傳第五章。當在庚申早講。辛酉晚講之時。以此推之。進德劄子。必上於辛酉。閏十月四日以後矣。年譜敘上進德。劄子於戊午朔晚講下。不如行狀之善。

朱子難進易退譜

自古行道濟世之志莫切於聖賢而難進易退之風亦莫高於聖賢孔子坐席不暇煖孟子傳食於諸侯可不謂之栖栖皇皇者乎然而孔子命駕於衛接淅於齊不稅冕於魯孟子始於梁久於齊老於客卿之位而未嘗少貶其節蓋不如是則道不伸道不伸則雖有愛君之心而所以待吾君者非堯舜之主雖有憂民之志而所以待吾民者非三代之直是豈人臣之所敢出乎而況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朱子一生誦法孔孟七十一年之間歷事四朝孝宗知之最深而不能

盡用其言且時間以小人之說趙文定周文忠胡忠簡劉忠
宣諸君子薦之雖篤而不能一衷諸道甚者不免疑貳之心
是以仕於外者僅九載立於朝者僅四十日至於慶元之初
羣小互相排擠而朱子落職矣然而朱子身雖屈而道則伸
也觀於一生之投官進秩而未嘗不辭晚年之受謫被誣而
未嘗或怨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風猶存於後世宋代
最敦名節然未有進禮退義如朱子之盛者也輯而譜之以
爲後之講出處者樹之圭臬焉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朱子三十歲

秋八月召赴行在

陳康伯薦辭

年譜言路有托抑裨就
以沮之者以故不就

三十二年壬午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三月復召辭有自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十一月奏事延和殿除壺學博士待次

乾道元年乙酉春省劄復趣就職以時相方至和議請監南嶽
廟以歸

三年丁亥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陳俊卿
劉珙薦

五月己丑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秋八月省劄復趣行辭
行狀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爲國
子錄因論會觀去國遂力辭

文身集卷之二
六年庚寅冬十月胡銓以詩人薦召赴行在以未終喪辭

七年辛卯冬十一月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八年壬辰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六月省劄催又辭

九年癸巳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五月有旨安貧樂

道廉遐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梁克家奏先生以改秩

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邊得進於

義未安再辭

純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改宣教郎奉祠

三年除秘書郎

蘇茂良薦

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遐今乃冒

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至管武。夸山。冲祐觀。

五年差知南康軍。

史浩再相薦

辭者四

六年三月晦。赴上。在任二年。以疾請祠者五。又因臺諫言。劄子奏事非舊制。遂奏乞罷黜。文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

八年任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待次。閏三月。去郡東歸。秋七月。除直秘閣。

以荒政修舉民無流殍

以納粟人未推賞。辭。是月改

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浙東薦饑。上軫宸慮。遂拜命。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

賞行遂受職名冬十二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在任九月以職事橫被中傷乞賜鑾職者一以所劾唐仲友未蒙施行乞賜罷黜者再

九年壬寅秋八月除直徽猷閣獎賑濟之勞先生以徒費大農數十

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之民又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再辭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奪唐仲友之命先生以蹊田

奪牛辭九月去任歸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先生以迴避祖鄉辭詔免迴避復辭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十年癸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繼奉雲臺鴻慶之祠者凡五年

十四年丁未。因楊萬里封事之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

十五年戊申。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在道再辭。不允。王淮罷相。夏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癸酉。除兵部侍郎。以足疾在告。請祠。本部侍郎林臬因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遂劾先生欺慢。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在道辭免。新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免。磨勘。

轉官及職名皆不允。

年譜先生行其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時葉適胡晉臣

俱上章論臬乃出臬知泉州。而先生亦主崇福宮。為兩罷之策。

九月復召辭。受職命。

行狀上悟。復召受職。

名辭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

行狀時上將有倦勤之意爲燕翼之謀

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辭職名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祖鄉請迴避辭冬十月詔免迴避復辭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冬十月以地震及定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二年辛亥以嗣子喪請祠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

官

語錄先生以喪嫡子請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畧一奏不便已為病幸有是請函啟從之

夏四月去郡辭

職名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九月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畧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秩許之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辭

四月癸丑有旨趣之任復辭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冬十月

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年譜或傳使人自金回金辭年譜問朱先生安在遂有是除先生

以辭遠就
近力辭

五年甲寅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時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起行。夏五月至鎮。六月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先生悲慟。懇懇六月。遂申省乞放歸田里。

秋七月光宗內禪。召赴行在奏事。

丞相趙汝愚薦

行辭。除煥章閣待制。

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不允。九月辛卯。奏事行宮便殿。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上手札不允。乃拜命。閏十月丙子。御批除宮觀。明日徑以付下。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皆謙侂肖之爲之也。

慶元元年乙卯三辭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年丙辰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冬十二月落職罷

祠從沈繼祖疏也

右朱子進退之大節其梗槩如此總而計之凡有除命未嘗不辭辭之或至三四而不已惟除莖學博士待次被省劄而卽赴行在者以上年方奏事欲觀其言之行否也乃果以執政主和議而去矣除浙東提舉聞命卽赴者以浙方薦餓上廬宸慮故也除潭州安撫使時方控辭明年春聞變卽赴者

以洞獠侵擾恐益滋熾故也其餘或因言之不行而辭或因行之不盡而亦辭或因已不得其職而辭或因他人不得其職而亦辭或因小人猖獗而辭或因執政之畏憚小人而亦辭或因人之攻已而辭或因違及其師友鼎原之所自而亦辭或辭焉以觀主意之誠否或固辭焉以卜主意之堅否惻怛懇摯一一斟酌而出之具有精義非徒獨善其身已也觀其與韓尚書書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乃關風俗之盛衰然則朱子之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遠矣以此律已以此事君以此坊民而傅伯壽行詞猶有大恐如慢小恐如僞之譏可

勝慨哉

及門婺源程
莼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當途夏忻心伯甫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吏治原於學術。學爲天下第一等學。則治亦爲天下第一等治。朱子自主簿。以至安撫使。仕於外者。僅九載。在南康二年。在浙東二年。在漳州一年。在潭州不滿三月。蓋自同安以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況其間畏罪懼譏。牽掣拘迫。平生之蘊積。百未能罄其什一。然其本性命爲經濟。原道德爲設施。一切規畫措置。正大久遠之規模。已非後世一二循吏之所

能及嗚呼何其偉與茲條舉件繫臚列於左以爲世之學古
入官者法

美風化之政

褒崇忠孝大節

忠臣孝子天地之心之所寄也世運有升降政治有隆汙而
忠臣孝子雖當晦盲否塞之秋血性固結百折不回是天地
生人之心所以扶綱常而植人紀也歷世既遠遺蹟漸晦苟
遂聽其湮沒不顯則天地之心有時而息而人心何所憑藉
以感動興起而奮於忠孝乎南康軍有陳朝孝子大中大夫

司馬高。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又有唐孝子宜春縣令熊仁贍。朱子未至南康。卽牒學訪查。又遣使祭熊仁贍之墓。晉陶威公侃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始家鄱陽。後徙尋陽。有遺跡在都昌縣界。朱子請賜廟額。以表忠義。漳州高東溪先生名登。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奪官。徙容州死。朱子知漳州。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直節。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

而從前未有廟貌。朱子知潭州，建立祠堂奉祀如法，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義。他如建昌洪氏之義門，蔡婦之守節，皆褒揚不遺餘力。宋末死節之臣，學朱子之學者居多，其遺澤遠矣。

一俎豆先代名賢

先賢者，士林之圭臬也。或道統足以繼往聖，或勲業足以澤生民，或以學術經濟著，或以文章氣節顯，或生於其鄉，或仕於其上，其流風餘韻，皆足以起衰立懦，砥頑訂愚。學記曰：祀先賢於西學，祭法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豈徒以美報云乎？

哉。蓋將使後之人有所興起焉。同安獻丞相名頌。字子容。相元祐朝。學術風節。爲世所稱。而衆人及其族家子。反不能言。朱子爲簿時。立其祠於學宮。以示風厲。周濂溪先生曾知南康軍。雖不久。卽去官。而先生爲道統先覺。傳之二程。世人始得聞孔孟之道。朱子知南康。立祠於學。以二程配。張南軒爲之記。又陶靖節潛劉凝之。與子道原。恕。李常公。擇皆南康先哲。陳了翁。瓘。則謫居於此。朱子爲立五賢堂。尤延之爲之記。又修葺南康軍學。攷訂祀典。泗水侯未得從祀。遂奏請登諸祀典。他如因卧龍而肖武侯之兒。過潭州而祀南軒之祠。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三復詩詞爲之慨歎至於永嘉學有祭槍祠移檄毀之誅奸諛於既死與發潛德之幽光不均足以示勸懲哉

一修明禮教儀式

移風易俗莫善於禮周公六官爲致太平之書而謂之周官禮蓋舍禮無以爲治也禮行於朝廷而君臣正禮行於閨門而夫婦別父子親禮行於鄉黨交遊而長幼序朋友信俗吏簿書錢穀之是務不得於民則以刑繼之烏知先王以禮範民之意哉同安之在泉州一小邑耳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

里巷之民奔誘引伴相習成風其流及於士子朱子曉諭禁止仍申請政和五禮士庶昏娶儀式以憑遵守約束縣學釋奠止以人吏行事朱子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攷俾執事學生講習臨事無舛臨漳素號道院其後風俗寢薄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朱子到郡首頒禮教採古喪葬嫁娶之禮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在南康以臣民之家冠昏喪祭無頒降禮文特申請檢會政和五禮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至於釋奠禮儀在南康日申請禮部頒發準禮部符下政和五禮儀式朱子參互

考訂頗未詳備。復乞增修。事未施行。知漳州日復列上釋奠禮式。知潭州日復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其以禮教民之意。歷久不倦如此。

篤庠序之政

一修葺學校書院

學校爲起化之地。書院實肄業之所。士子離經辨志。於是焉習。尊師親友。於是焉成。考德論道。於是焉講。勸善規過。於是焉脩。苟或聽其風雨摧殘。蕪蕪不治。可乎。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凡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後至各郡。俱然學校之

外又有書院。宋初江西則白鹿湖廣則嶽麓河南則嵩陽。應天則睢陽。所謂四大書院是也。朱子守南康未及下車卽牒訪白鹿故蹟。純熙六年秋雨不時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而得其廢址。乃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極一時之盛。嶽麓書院者乾道中劉忠簡公帥湖南延請張宣公主講其間。後漸陵夷。講論廢息。朱子至潭州卽牒學官排備齋舍。凡案牘榻之屬。以處肄業之士。惜朱子在潭州未滿三月卽去。不能如白鹿之盛云。

一優增齋俸學糧

士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從事於詩書古者庠序之士皆廩之於天子諸侯宋學校有贍學錢其遺意也然或薄少不給則仰事俯育之憂既深而遜志時敏之脩必懈非所以敬教勸學也朱子始簿同安與楊教授及荅陳宰書以爲州縣之贍學錢州與縣通得用之於是留其二以贍縣學歸其二以與郡庠雖以是觸李教授之怒而不顧後知南康未及下車卽牒軍學教授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以惠多士又置田於白鹿書院以養學者至安撫潭州不過三月耳其措置嶽麓書院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

給。又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其所以優給之者。蓋不徒教之。誨之。而又飲之。食之矣。

一儲度經史書籍

聖賢之道。統存乎經。古今之治法。備於史。雖有生知之質。不能憑空而悟理義。逞臆而談治亂也。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詩書執禮。終身雅言。是孔子之攷經也。見郊子而問官。修春秋於魯史。是孔子之攷史也。孟子長於詩書。善明春秋之義。凡七篇所發明。皆尼山之家法。後世頓悟之學。以讀

書爲支離而學術大壞。然而窮鄉僻壤之士無力購書。安得
鄴架曹倉。戶戶而資之講習哉。因以知古人禮在馨宗。書在
上庠之制。爲取備也。朱子紹興二十四年至同安。二十五年
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樞府中所有
書以歸。俾學者得肄業焉。公即日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
八十五卷。又料簡學中舊存書可讀者一百九十一卷。募民
間得故所藏去者三十六卷。統建經史閣藏之。知南康日。復
建白鹿洞書院。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
本。九經注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每休沐輒一至。諸

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紹興庚戌四月到漳州。八月刻四經。四子書於郡。奉以告於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其沾溉俊髦之澤。何其深與。後世學官皆有官書。博士東置不觀。徒飽蠹魚。否則竊載以歸。或任其散佚而不以爲意。可勝慨哉。

一揭示爲學教條

自功令以科舉取士。士之讀書者。知爲制舉之業而已。其於古聖所以教人爲學之意。固未之有省也。卽有一二高明之士。不可沈溺於制舉之間。又或役志於虛無。濡首於詁訓。求

之愈堅。去之愈遠。世無先覺。後生小子。欲聞古聖爲學之規模。不謀於歧途。不迷於正軌。其孰從而聞之。朱子於同安論學者。論諸職事於白鹿洞。策問諸生。詳哉其明示之。而取精者在白鹿洞書院之教條。其論爲教之目五。曰父子有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友有信。爲學之目五。曰博學之。曰審問之。曰慎思之。曰明辨之。曰篤行之。修身之目二。曰言忠信。行篤敬。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目二。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目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薈萃六經四書。

古聖所以教人爲學之旨一一皆有等級之可循譬如星之有斗焉學者辨方正位雖深宵之昏黑總可不誤於方向也又譬如射之有的焉學者操弓挾矢雖侯道有遠近總可不昧於正鵠也嗚呼至矣

一躬親講習討論

鄱陽馬氏曰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

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核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矣。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士子狃於故習。食已則去。朱子爲文勸諭之。躬自督責。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士風爲之一變。及知南康。四五日一至學宮。爲諸生講說。若呂東萊書云。學中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御止是。令校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是也。漳州亦時詣學校。訓誘諸生。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後安撫湖南。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坐席至不能容。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

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怨恻至到，聞者感動。周禮吏以治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朱子可謂兼之矣。

一敦聘賢士表率

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孔子謂好與勝己者處，如入芝蘭之室，好與不若己者處，如入鮑魚之肆。其言豈不深切著明哉！朱子在同安，訪得本縣進士徐應中，留心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寶天，資樸茂，操履堅慤，申縣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使諸生有所矜式。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舉為直

通志卷之三
學率勵生徒。在臨漳採訪鄉評。知黃知錄。樵恬退之風。足爲
士子圭臬。遂延請到學文聘。一時名士。施允壽。石洪慶。李唐
咨林易簡。楊士訓。陳純永。嘉徐寓。七人入學。士習爲之一變。
至潭州之請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南康之請陸子壽
升講。皆此意也。

一簡黜不肖示儆

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
告。耆老皆朝於序。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
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

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蓋古人立制如此之嚴也後世學校之政務尚寬容而敗類之士漸爲庠序之患矣朱子在同安屏弟子員告先聖文曰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爲淫慝之行以瀆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教者終無禁也是用告於先聖取以明刑在臨漳責張教授云教授分教一邦責任不爲不重今御容許多無行之人在學枉請官錢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某雖不肖

深爲諸君恥之。在潭州至嶽麓書院。抽籤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朱子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學記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朱子之謂與。

惠閭閻之政

一清釐經界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今雖非古昔井地之制，而田畝大小固有一定之經界。經界不正，則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族，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倭竒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旣失經常之入，則遂取不應得之財，以足歲計。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

詳與留丞相劄子

朱子爲同安簿，已知其害。

厥後有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紹熙元年四月，朱子既至漳州，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縷悉畢究，以至弓量籌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以申諸司。而高公秉右多爲異說，以沮之。泉州顏尚書亦操兩可之見。於是詔先行於漳州一郡。二年正月，始奉省劄。朱子申轉運司云：經界之事，須於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今正月已是耕種，乞許俟七月一日行差。十月一日打量及冬而畢，而二月卽以嗣子喪去任矣。冬十月，漳州進士

吳禹訟其擾人詔寢其事然仁政必以經界爲始朱子之論
卽孟子之說固不得而廢也

一興脩水利

溝洫廢而西北之水利失東南本不宜於溝洫窪下之田多
藉梗岸高仰之田全賴陂塘皆於秋冬無事之時培築疏濬
庶幾備豫無患若俟旱澇以求之則晚矣朱子於漳州於南
康於浙東無不諄諄以水利爲念南康憤臨大江陂塘之外
尤重埂岸故有勸築埂岸之論浙東提舉之除專倚朱子以
救荒之事讀朱子奏球荒畫一事件狀有云臣契勘本路水

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
卽令逐州計度顧募作役後朝廷給降錢到撥一萬貫付黃
巖縣興修水利又撥一萬貫付明州定海縣興修水利惜朱
子卽於是年九月去任未得爲浙東各郡興永遠無窮之利
也。

一勸課農桑

農桑者衣食之原也西北多惰農而亦不務蠶織宋自南渡
後士大夫盡力東南而農桑之利遂溥然民勤惰亦復不一
且不宜桑之地頗多朱子起自田間習知民事南康臨漳勸

農之文長篇瑣語娓娓不倦。又恐具文無益。春初親至外郊躬行阡陌。督責不遺餘力。漳州頗不宜桑。朱子以爲栽植得法。無不茂豫。其頒示種桑之法。冬月於外路多買桑秧。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築窟。多用糞壤栽種。待其稍長。卽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詢之今嘉湖善種桑者。其言皆與朱子合。又取王文林種桑之法。刊刻佈勸。其用心之勤如此。

一 蠲減賦額

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而罔不凋瘵蹶拔矣。自古未有勤恤民隱而國不興者。未
有忽視民瘼而國不亡者。然民之情不能自言於天子也。民
牧可以代言之。至民牧不爲之言。累日以深。困日以甚。愁苦
冤抑之氣。干天和則爲荒札。激衆怒則爲兵戎。故爲國問寬
一分民力者。卽爲國家培一分元氣。此中消息。非知微之仁
人孰能明之。南康星子縣。因兵亂。民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
次增加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瀟。人戶不能供輸。則復流
離轉徙。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朱子
乞蠲減稅錢。至再至三。而後獲命。都昌縣木炭。自來只用本

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任內。稍遲懼罪。自行供認。每秤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民以大困。朱子凡三上木炭利害劄子。而後木炭價錢。特與蠲減。又知漳州。奏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總制無額錢。特賜蠲減。行狀所云。減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是也。至於制良救荒以外。如監酒課錢。紹興和買歲額。台州丁絹錢。無不一一爲之籌畫蠲減。陳請不一而足。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與。

一省察餘役

民役於官民之分也。用之以時而使之有節。易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夫亦何病之有。宋南渡後之役法。不勝其病。蓋時之重役。莫如耆長戶長。管幹鄉村盜賊。鬥毆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其初皆有雇錢。後裁充經總制錢。州縣無錢可雇。遂一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無賴游手。一充其役。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而民不勝其害。朱子申尚書省差役利害狀。諄諄以復耆戶長雇錢爲請。未見施行。後朝廷準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行下州郡。朱

子既論其不便於民者凡四。而又以紹興山陰縣見行義役。簡直易行。無他弊病。奏請盡降指揮。苦口血衷。真不憚爲窮。簷請命矣。

一措置社倉

古者藏富於民。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是以年有凶荒而民無餓殍。社倉起於隋唐。卽周禮縣都委積之意。宋世已不復存。常平義倉。掌於官吏。有名無實。朱子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或相強奪。朱子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立法。詳備。民以爲便。辛丑奏事。延和殿。乞推行。

之得旨。詔行社倉於諸郡。其時紹興府會稽縣鄉官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卽乞官米置倉給貸。台州司戶王迪功。衢州龍游縣袁承節等。又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純熙丙午。陸文安公在勅局。編社倉法於廣賑恤門。梭山先生倣而置之於青田。他如婺州之金華。建陽之長灘。大關邵武之光澤。常州之宜興。南城之吳氏。莫不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今近七百年。奉行遍於天下。又或不免滋弊。於是豐備積穀諸名。相繼而起。而其實皆無能越乎朱子之範圍也。

一不留訟獄

訟獄之繁。固由於民心之薄。亦由上無訓導之實。民遂譁張
爲幻。肆無忌憚。其不能情訟之源者已如此。至於一訟到官。
遷延拖沓。或經年累月而不能結。譁張之外。復生譁張。其不
能遏訟之流者又如此。毋怪乎訟獄之日繁也。朱子躬行示
化訓誨所及。皆足以革民之心。其源固已清矣。而聽斷之勤。
從不留獄。荅陳明仲書云。某在同安。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
必了於一日之間。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此取
弊之大者。葉賀孫錄云。某在漳州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
如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

了紀綱既立都自無事在南康與張宣公書云詞訟減十之七八今或至竟日無訟嗚呼誰非長民者而忍聽民之紛紛不已乎

一頒示古訓

不教而殺謂之虐小民平日不聞先聖之格言古賢之名訓以致陷於罪戾有司從而刑之是同民也朱子本身示訓其教令所及反覆諄摯無微不至又念愚民無知往往持誦佛號無益於身於是揭示孝經庶人一章句解字釋令百姓早晚解說勝念梵經又揭示古靈先生陳公勸論文詳加詮說

令同保之人互相勸戒。其視窮村僻野之愚民。皆可進之以學問之道。與明師慈父之誨。其子弟無異。嗚呼仁哉。

一敦重倫紀

人倫有五。而父子兄弟夫婦三者。尤闔門起化之原。習俗偷薄。至於父子別籍異財。親死不爲喪經。又惑於風水之說。停喪久厝。而父子之道苦矣。兄弟以財產之故。致形爭訟。而兄弟之道衰矣。夫婦判合。別嫌明微。故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至於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不待媒聘而潛相犇誘。而夫婦之防外矣。朱子於進士呂渭夫之狀。建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

陳由仁兄弟爭產之案。潭州夫婦管顧逃叛之俗。一一開諭曉示。愷惻慈祥。若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戒令勸率。民間亦互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然後知大賢之澤深矣。

一屏黜異端

異端之教。蠱惑愚民。亦由平日官長無禮義之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小民迷惑。懵亂無所適從。遂相與剽剽而歸之。其由來非一日也。有如男女以修道爲名。私創道院。終身怨曠。以禮佛尊經爲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以禳災祈福爲名。歛

掠錢物。裝弄傀儡。此彝倫所以日歇。而淫邪之學。所以日多也。朱子反覆譬解。以曉愚俗。臨漳之間。俗以大變。陳安卿云。平時習浮屠爲傳。擇禮塔勒岳之會者。在在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親。斂戢而不敢。觀舉。風家子女。從空門者。或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孰謂舊染之不可更革哉。

一 懲治豪右

甚矣小民之苦也。旣困於有司。復困於豪右。有司之困。易一有司。困或有時。而滅豪右之困。則鄉井里閭之間。若將終身。且及其子孫焉。然豪右不畏天理。不畏王法。而未嘗不畏有司。故愛民之賢有司。必先自能治豪右。始朱子初仕同安。見

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肖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家計。狼狽之人。皆一一爲之申理。漳州之請行經界。專爲挫抑豪右之兼并也。卒爲豪右之所沮。可勝歎哉。其在南

康。視民如傷。凡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

黃荅

教授書云。示前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餒。啗虎狼。保全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忌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提舉浙東時。劾金華豪戶朱熙績。結托權貴。不伏

賑糶。貧乏人戶。俞九金二等。哀訴屬實。乞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一時無不稱快。語類載朱子南康臨罷。有豪家子弟。躍馬於市。損人家小兒。命杖之。譙樓下。劉子

證不以爲然。因爲講西銘天下疲瘵殘疾俾獨鯨寡。吾兄弟
顛連而無告一段可見朱子之不長彊禦皆其不侮鯨寡不
虐無告之心所流露者也。

一緝捕盜賊

盜賊之起由於衣食之不足化導之不脩也。朱子歷任九載
雖南康浙東之旱罕聞盜賊固教養之素具亦預防緝孫之
有方也。語類載葉賀孫錄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
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
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及門婺源胡紹實校字